六藝之一録

百一二

詳校官中書臣陸　湘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六藝之一錄卷二百六十九

錢唐倪濤撰

古今書體一百一

李昭玘曰一傳未終恍已迷其姓字片文屢過幾不辨其偏傍　柳豫大藏音序曰攡槐則才木不辨悵帳則巾小不分摶搏惕裼衣示日曰筆畫差互文理混淆皆由書生傳寫破體者多對讀滅裂刊正者少　李陽冰曰蔡中郎以豊同豈李丞相

將東為宋魯魚淆惑涇渭同流　趙撝謙曰古篆廢而分隸興字學茫昧是故分隸有匕(比)無七(化)有ナ無又有冖(冪)無冂(坰)有禾無禾(稽)循而至於攴攵(普木反)同書殳(殊)叉没竝作𣲖(泰)泰(泰)夆(奉)皆舂之首無異已巳(似)弓(胡感反)巳(卩)之體莫别好古君子論至於此豈直三嘆而已哉　王應電曰正韻間以小篆正楷書之訛而未嘗以古文正小篆之謬且嚴於章奏而略於經史故刀筆之吏或所

玩習而經生學士多未識知

諸家字書序例

杜罕字源偏傍小說序

罕長興二年歲在戊子三十有五疾病踰時閒坐思書之點畫莫知所以乃搜閱今古篆隸始見源由旋觀近代以來篆隸多失始則閱而不知終則惜其錯誤欲有訂正將示同人病間有事其志不遂至明德二年復病迄于丁酉冬不瘳幸以病中無事得遂前志與大理少

御趙崇祚討論成一家之書昔孔安國尚書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賈躭鎮滑州時作偏傍字源叙云降及夏殷周通謂之古文至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小異七國分裂篆與古文隨其尚始皇兼并海内丞相李斯遂収拾遺逸作倉頡七章車府令趙高作爰歷七章太史胡毋敬作博學七章並約籀文篆體轉工即世之謂小篆屬秦政滋煩人趨簡易故軍正程邈

變古文大小篆作隸書然書之所興莫定何代隸之所起始自秦時篆者取蟲篆之形隸者便徒隸之用漢初有書師以隸合小篆為五十五章教於鄉里平帝元始中徵通書者會京師百有餘人方立小學之科揚雄采掇其可用者作訓纂八十九章至東漢班固加十三章共作一百二章二千一百二十字雖羣書並載而目録不分惟漢太尉祭酒許慎取其形類作偏傍條例十五卷名之曰說文其遺漏呂忱又作字林五卷以補其缺

迨三國之後歷晉魏陳隋隷書盛行篆書殆將泯滅至唐將作少監李陽冰就許氏説文重加刋正展作三十卷今之所行者是也其時復於説文篆字下便以隷書照之名為字説開元中以隷體不定作隷書字統不録篆文凡四十卷名曰開元文字自此隷體始定矣兼攺古文尚書及無平不陂字即其類也先已有九經音義及切韻玉篇行焉大歷中司業張參作五經文字三卷凡一百六十部其序略曰以類相從務於易了不必舊

次自非經典文義之所在雖切於時略不集録以明為經不為字也開成中唐玄度以五經文字有所不載復作新加九經字樣一卷凡七十六部其序略云其偏傍上下本所無者纂為雜辨部以統之然九經所有之字即加訓切況是隸書莫知篆意其字法解或云說文者即前之兩說文也或云石經者即蔡邕於國學所立石經也或云隸省者即隸減也唐立石經乃蔡邕之故事也周禮保氏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書謂象形指事會

意形聲轉注假借六者造字之本也篆雖一體而隸變數端篆隸既興訛舛相錯非究於篆無由曉隸六書者非止著一意而屬一字一字之内有占六書二三四者大都造字皆苞含六意字有正者倒者横而在上中下者豎而在左右中者向者背者並者重者順者逆者左者右者俯者仰者横圻而裹別字者豎開而夾別字者有一字成者有合二字三字四字五字而成者有省二字三字四字合成者隸書有不拋篆者有全違篆者有

減篆者有添篆者有篆同文者在篆體則可辨變隷體
則多有義異而文同篆亦有之今並解之於後文此不
同列俗有隷書賦者假托許慎為名頗乖經據顏氏家
訓云斯實陶先生弟子杜道士所為大誤時俗吾家子
孫不得収寫又有今古隷書端自決疑賦更不經於隷
書賦當今之世不可學之又有文下作子為學更旁作
生為蘇凡數十百字謂之野書唐有勅文明加禁斷今
往往見之亦不可輙學顏真卿撰干禄字書一卷每一

字作三般即注云上正中通下俗既立標題合有褒貶全無予奪亦無取焉其道書鬼書天篆章草八分飛白破體行書無益於字此亦不録篆隸有筆力遒健字勢妍麗者斯乃意巧之人臨文改易或參差之長短之屈曲之拘絏之務於奇怪以媚一時後習之人性有利鈍致與原篆隸不同葢病由此起今之學者但能明知八法洞曉六書道理既全體格自實亦何必踵歐虞褚顏之惑亂哉罕今所篆者則取李陽冰重定説文所隸者

則取開元文字雖知魯鈍不失源流所貴講說皆有依憑點畫自無差互杜征南注左氏春秋以經雜傳謂之集解何都尉論語序云今集諸家之善亦謂之集解罕以隸書解於篆字之下故效之亦曰集解今以說文浩大備載羣書卷軸煩多卒難尋究翻致懵亂莫知指歸是以剪截浮辭撮其機要於偏傍五百四十一字各隨字訓釋或有事關造字者省而難辨者須見篆方曉隸者雖在注中亦分先後各逐所部載而明之其餘形聲

易會不開造字者則略而不論其篆文下及注中易字便以隸書為音如稍難者則紐以四聲不足乃加切韻使學者簡而易從渙然冰釋於説文中已十得其八九矣名之曰林氏字源偏傍小説古人窮困陻厄而述作興焉罕卧疾數年飽食終日思有開悟貽厥將來非欲獨藏私家實冀徧之天下乃手書刻石期以不朽一免傳寫之誤二免翰墨之勞或有索之易為脱本審録無纖毫之失質神人無愧恥之心古今所疑坦然明白如

其漏略以俟君子廣政十二年三月日林罕序

句中正三字孝經序

臣聞在昔漢氏營求墜典紹隆儒雅矯正人倫坦王道於甚夷補帝載之將壞獻書闢路蠹簡復編百年之間六藝漸備爰徵儒士傳業諸生肇以燼餘始於口占遠移簡札文兼隸古而一經旨義章句數家雖講解不停第矛盾膠固各從師稟匆辨是非自武帝而及熹平僅更數世駁雜滋甚異端蠭起蘭臺納賂為改漆書俾類

私家所傳於是古道無據議郎蔡邕張馴韓說堂谿典光禄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太史令單颺等奏希正定乃以古篆隸叅配相檢邕自書丹就金石刻列諸庠序勵於學徒巨績始凝人悉觀寫接軫連騎充溢康衢逾後世故陵遲事隨磨滅萬不一存

兩京記云貞觀中祕書監魏徵詳驗蔡邕三字石經數段又有清泰中相國馬胤孫上藏得搨本數紙有開元字印即唐玄宗圖書之印跋尾有蘇

許公姚梁公名至建中二年內寺伯宋游環掖庭令茹蘭芳等跋尾今搨本存焉今所書文字並準之

或曰曷謂一字而騈三字益以書通假借文同而義異互守音讀理一而殊貫是用交相參訂示以適從中仲古敬之類非務筆精而尚奇怪也臣躭玩篆隸習以性成惜玆高古忽失輕捐雖提耳於未聞闕以僻虎後進闕必闕根本旁求遺逸稍拚淪胥乃得舊傳古文孝經

陸朗釋文云舊有古文孝經開元實録劉子玄云古孝經出孔壁其語詳正無俟商榷又李士訓記異曰大歷初霸上耕得石函絹素古文孝經初傳李白受李陽冰盡通其法皆二十二章今本亦如之與今文小異然音義無別

以諸家所傳古文比類會同

尚書蔡邕石經瞿令問衛包裴光遠林罕等集

依開元中劉子玄司馬貞考詳今文十八章小有異同

亦以不取約秦斯許蔡篆文及漢魏刻石隸字

蜀文翁講堂柱上鍾會書范巨卿碑蔡邕石經三
字搨本隸書今謂之八分者也是知今之八分古
之隸書明矣

相配而成莫不考古之文行秦之字法漢之制執唐之
議諒摭實之典故補黌序之缺違揮洒丹豪淳風穆若
永于鐫勒無愧將來有以見我聖宋文變及道躋三代
邁兩漢也尚書屯田郎中直昭文館臣句中正謹上

唐賈耽說文字源序

庖犧氏觀鳥獸之文象形指事作書契以代結繩降及夏殷周通謂之古文至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古文小異七國分裂篆與古文隨其所尚始皇兼并海内丞相李斯作倉頡七篇並約籀文而篆體轉工即世謂之小篆後發卒理獄其事滋多吏趨省易隸書出焉漢興書師以隸合小篆為五十五章教閭里平帝元始中徵通小學會京師者百有餘人揚雄採掇其可用者

作訓纂八十九章除其重複東漢班固加十三章共一
百二章六千一百二十字羣書所載略備自三國復隸
書盛行古文篆籀寢微矣歷晉魏周隋宋齊梁陳通篆
籀者日寡惟碑頌之額時覩數字仍十中八九檢文題
之國家成均六館書居其一學者粗記畫點鮮造精微
至德後方事之殷鄉吏富家咸拾青紫郡邑髦楚不復
積功於六藝唯趙郡李陽冰神授篆法可上隣李斯時
人獲之悉藏篋笥大歷中篆故李司徒新驛記於東廳

之門右筆法古淡識者宗師猶子檢校祠部員外郎騰能嗣其業耽每嘆隷書轉訛難究會意篆體如正方辨發源小學中獨許氏說文最為首出目録五百四十言衆字之根若能研慮於中則聖人之㫖趣可得而知矣因請騰繼世父子妙書坯山之石籍其久垂示將來兹亭控白馬之古津實皇華之都會流傳模寫以俟君子

唐顔元孫干禄字書序

史籀之興備存往制筆削所誤抑有前聞豈唯豕上加

三益亦馬中闕五迨斯以降舛謬實繁積習生常為獘
滋甚元孫伯祖故秘書監貞觀中刋正經籍因録字體
數紙以示讎校其書當代共傳號為顏氏字様懷鉛是
賴汗簡攸資時訛頓遷歲久還變復有羣書新定字様
是學士杜延業續修雖稍增加然無條貫或應出而靡
載或詭衆而難依且字書源流起於上古自改篆行隸
漸失本真若總據說文便下筆多礙當法泰去甚使輕
重合宜不揆庸虛久思編葺頃因閒暇方契宿心遂參

校是非較量同異其有義理全僻罔弗畢該點畫小虧亦無所隱勒成一卷名曰干祿字書以平上去入四聲為次每轉韻處朱點其上具言俗通正三體大較則有三體非謂每字總然偏傍同者不復廣出謂叉氏回印召之類字也字有相亂因而附焉謂彤彤究究禕禕之類是也所謂俗者例皆淺近唯籍帳文案券契藥方非涉雅言用亦無爽儻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謂通者相承久遠可以施表奏牋啟尺牘判狀因免詆訶若須作文言及選曹銓試兼擇正體用之尤佳所謂正者並無憑據可以施著述文章

對策碑碣將為允當進士考試理宜必遵正體明經對策貴合經注本文碑書多作八分任別詢舊則有此區別其故何哉夫筮仕觀光惟人所急循名責實有國恒規既考文辭兼詳翰墨昇沈是繫安可忽諸用舍之間尤須折衷目以干禄義在兹乎綆短汲深誠未達於涯涘岐多路惑庶有歸於適從如日不然請俟來哲

唐張參五經文字序

易繫辭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

以治萬民以察葢取諸夬夬決也王庭孚號決之大者
決以書契也逮周禮保氏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書謂
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六者造字之本也雖蟲
篆變體古今異文離此六者則為謬惑矣王者制天下
必使車同軌書同文故教人八歲入小學文有疑者則
必闕而求之春秋之末保氏教廢無所取正人各遂其
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葢夫子少時
人猶有闕疑之文後亡斯道歎其不知而作之也蕭何

漢制亦有著法使太史試學童諷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以六體試之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有舉劾皆正史遺文可得焯知者也劉子政父子校中秘書自史籀以下凡十家序為小學次於六藝之末後漢許叔重收集籀篆古文諸家之學就以隸為訓注謂之說文時蔡伯喈亦以滅學之後經義分散儒者師門各滯所習傳記交亂訛偽相糾乃請刊之五經備體刻石立於太學之門外謂之石經學者得以取法焉遭離變難僅有存者

後有呂忱又集説文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補之今
置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説文石經字説字林之學舉
其文義歲登下之亦古之小學也自須考功禮部課試
貢舉務於簡易其推許以所習為通人苟趨便不求當
否字失六書猶為一事五經本文蕩而無守矣十年夏
六月有司以職事之病上言其狀詔委國子儒官勘校
經本送尚書省参幸承詔旨得與一二儒者分經鈎考
而共決之互發字義更相難詰又以前古字少後代稍

益損之故經典音字多有假借謂若假后為後辟為避大為太知為智之類經典通用陸氏釋文自南徂北徧通衆家之學分析音訓特為詳舉固當以此正之唯今文尚書攺就今字刪定之月令依其時進本與釋文音訓頗有不同卒以所刋書于屋壁雖未如蔡學之精密石經之堅久慕古之士且知所歸然以經典之文六十餘萬既字帶惑體若冐羃同物禮經相舛為遙同姓春秋互出詁故同義詩題交錯之類音非一讀若鄉原之鄉為嚮取材之材為裁兩音出於一家而不決其當否學者傳授義有所存離之若有失合之則難並至當之餘但求發其傍

而已猶慮歲月滋久官曹代易儻復蕪汙失其本真乃命孝廉生顏傳經收集疑文互體受法師儒以為定例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分為三卷說文體包古文先得六書之要若古文作明篆文作朙古文作坐篆文作坐之類古體經典通行不必改而從篆有不備者求之字林若祧禰逍遙之類說文類略今得之於字林其或古體難明衆情驚懵者則以石經之餘比例為助若宐變為宜㬜變為晉之類說文宐㬜人所難識則以石經遺文宜與晉代之石經湮沒所存者寡通以經典及釋文相承隸省引而伸之不敢專也

若舊變為壽臬變為栗之類石經湮沒經典及釋文相承用耳近代字樣多依四聲傳寫之後偏傍漸失今則採說文字林諸部以類相從務於易了不必舊次自非經典文義之所在雖切於時略不集錄以明為經不為序也其字非常體偏有所合者詳其證據各以朱字記之俾夫觀者無至多惑大歷十一年六月七日司業張參序

唐唐元度九經字樣序

臣聞秦焚詩書塞人視聽漢興典籍以廣伏以龜鳥

之形去聖彌遠點畫訛變遂失本源今陛下運契黃虞道崇經籍觀人文以成俗念鳥迹之垂方繇是遂微臣之上請許以國子監石經仍令小臣覆定字體謬當刊校誓盡所知大厯中司業張參掇衆字之謬著為定體號曰五經文字專典學者實有賴焉臣今參詳頗有條貫因傳寫歲久或失舊規今刪補冗漏一以正之又以五經文字本部之中採其疑誤舊未載者撰成新加九經字樣一卷凡七十六部四百二十六文其偏傍上下

本部所無者乃纂為雜辨部以統之若體畫全虧者則引文以證解於雅言執禮誠愧大儒而辨文觀象式遵小學其聲韻謹依開元文字避以反言但據四聲定其音旨今條目已舉刊削有成顧竭愚衷以資後學當開成丁巳歲序上

宋賈昌朝羣音字辨後序

左承務郎知汀州寧化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監押王觀國

沈隱侯高才博洽名亞董遷始譜四聲用分清濁以彰
天子聖哲及製郊居賦示草王筠筠讀至雌霓五的翻連
蜷沈撫掌欣抃曰僕嘗恐人呼為霓五分翻次至墜石磓
星冰垂埳而帶坻筠皆擊節約曰知音者希直奇殆絕
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嗚呼郊居賦一篇無甚高論
尚病世俗不能辨其音況羣經乎約欲正音徒留意於
詞章含宮咀商惡觀五經之微奧是宜梁武不甚遵用
涕唾視之又何足怪夫國朝之興首以六經涵養士類

逮仁廟當宁儒風載郁典章粲然文元賈魏公總角遂曉羣經章解句達累官國子監譽望甚休遷崇政殿說書天章閣侍講慶歷嘉祐中大拜居政地海内乂寧其在經筵嘗進所著書曰羣經音辨凡五門七卷為後學著龜有詔頒行實康定二年十有一月也公以經術致將相出入文武有謀有庸被知裕陵始終如一勲上柱國邑户萬五千其遭遇之厚極儒者榮下視沈約見薄於蕭梁眞局促轅下駒耳故能推其所學西破趙元昊

南走儂智高外絶契丹之謀内弭甘陵之變羣經之效昭若日星自金人責盟神汴失守六飛廵幸駐蹕三吳戎事方興斯文未喪上留神經術登用鴻儒親札中庸班賜多士發明奥境表章六經州建學官教覃溥率紹興巳未夏五月臨安府學推明上意鏤公音辨敷錫方州下逮諸邑寧化號稱多士部屬臨汀新葺縣庠衿佩雲集是書初下繕寫相先字差毫釐動致魚魯且患不能周給諸生固請刻石藏于黌館以廣其傳嘯工東陽

閲月方就解顧折角馳騁羣經者自是遂得指南矣葢五經之行於世猶五星之麗乎天五嶽之蟠乎地五行之蕃乎物五事之秀乎人康濟羣倫昭蘇萬彙其功豈淺淺哉自有經籍以來未嘗無音沈熊著周易音三卷王儉著尚書音四卷魯世達著毛詩音二卷李軌著禮記音二卷徐文遠著春秋左傳音三卷非無音也無音辨爾是宜句讀不明師承謬戾禮經以羃為羃左氏以蔿為薳或於老氏更載為哉或於洪範改頗為陂以至

讀景為影命昭為韶文異而音同行翻有四召切有三
文同而音異旁及史傳諸子百家音雜字叢葢亦不勝
其訛矣甚者武夫悍卒昧於一丁老師宿儒惑於三豕
取作屋穿鎚之誚貽杕杜伏獵之譏[illegible][illegible]殊形刃穷異
狀忌水乃攺洛為雒惡走乃省隨為隋類用俗文俱緣
臆出以三二為下上以從衡為縱横謚煬帝以為[illegible]好
奇乃爾易穆公而為謬振古如茲音辨之行固非小補
漢唐藝文志箋注之書有曰音隱有曰音略有曰音義

有曰音訓有曰音鈔有曰釋音是其於音未必能辨有曰辨證有曰辨疑有曰辨嫌有曰辨惑有曰辨字有曰注辨是其所辨未必皆音陽休之著書號辨嫌音又皆蕪累不經為魏收所薄惟賈魏公沈研經旨析類辨音傳注箋題不為曲釋櫛理凝義啟沃宸衷至先王治心守身經理天下之微意指物譬事毫析縷解故其辨明舛誤是正羣書上不欺乎君下不欺乎民愈久愈明千載不泯渡江之後峩冠博帶傳習盖多汀與虔鄰也民

喜弄兵盜賊蜂起郡城坐甲仰食如蠶方鄰壤用師日疲饋運治賦餘暇獨與諸生雍容俎豆間談經究微從事音辨幾於不達時務也鏤板於學雖秀民隸業瀝懇有陳亦長此邦者之所願欲也書舊有序姑跋其後云

紹興壬戌秋七月中澣日官舍西齋序

元宇文公諒說文字原序

文字之原昉于卦畫世代既邈科斗古文再變而為二篆秦火蕩滅所存無幾學者所知惟許慎氏說文而已

然掇拾殘闕類多舛鑿苟不稽其原而辨析訂别之則六書之旨無由而明又惡能精其意以達其用哉翰林直學士鄱陽周公伯温甫續學有年考覈貫穿立論證據經史下筆追蹤姬嬴流俗所昧一歸之正至正初皇上建宣文閣開經筵公時為授經郎奉詔大書閣牓知遇既隆名重天下公甞以暇日著說文字原六書正譌二編叙列篇章發明字義萃聚衆美折以已見深得古人造書之意可謂集書學之大成而會其至者也都水

庸田使康里公溥修博究羣書一見推服因屬平江監郡六十公子約郡守高公德基遂相與命工刻梓于校官以廣其傳其有功于後學不亦大乎噫字書之譌非周公莫能正而二書之傳非三君子亦莫能廣也公諒繇吳興赴召道經平江適刻梓訖工獲盡閱成書而祛素惑謹題于端以諗來者至正十五年龍集乙未三月既望奉直大夫國子監丞京兆宇文公諒敘

元熊朋來鍾鼎篆韻序

鐘鼎篆韻自琱戈鉤帶及凡碑刻古篆皆在焉稱鐘鼎貴彝器也考工記金有六齊一曰鐘鼎之齊此鐘鼎之稱所從始魯鑄林鐘臧武仲論所以作彝器杜氏專言鐘鼎故祀器之款通曰彝瀕為鐘卬為鼎乃彝器之大者器必有文以傳遠若鼎盤量銘於經可見已自倉頡象形推類由是形聲相推而文字生焉周公之時未改籀已有六書之教孔子之時已改籀尚存科斗之書秦法貴其國字孔氏及秦博士各藏之屋壁濟南口授猶

可尋聲得字安國為隸古定科斗書遂絶矣觀漢所得
齊器周㽙栢寢之刻栒邑之銘皆有能按其款識者壁
書半巳誦傳既曰定其可知又曰時人無能知果不可
知則隸書何憑直廢古從俗爾後日漢求古文遂不可
復得削刓簡朽乃不如近代紙墨之傳易於流布唐初
盛臨摹始有以褚搨碑碣為墨本者東廵之石偃師之
槃岐陽之鼓延陵季子之墓篆石泐而墨傳然猶未有
能摹鐘㽙之款者皇祐始命太常摹歴代器款為圖三

館之士不能盡識於是歐劉李呂考録漸廣宣和以後
為書遂多博古圖之外有晏慧開蔡天啟趙明誠榮咨
道董彥遠以至黄伯思翟耆年薛尚功諸家相繼論述
彞鼎古器亦多出政宣之間物常聚於所好也初夏氏
倣二徐韻例以唐韻繫古篆于時器款未備其間鐘鼎
字文缺略頗汎取俗書以備奇字亦未以鐘鼎名也政
和中王楚作鐘鼎篆韻矣薛氏承龍眠之舊圖其帖始
於琱戈因王楚之成書其韻謂之重廣乙卯癸亥一再

脫藁宜無遺字而帖之所載韻或缺焉商鐘有釋文韻則曰無音釋石鼓已載帖韻則無取鼓文自韋韓過於稱許適滋羣疑翟氏評周宣遺蹟亟稱吉日碑而疑鼓刻於維字疑其不類古款於以可疑其意不逮筆於柳帛君庶等字疑其促長引短以取稱夾漈疑秦篆袪平馬氏疑字文周所為然此以論篆非論韻也今為篆韻復安問此固以多文為富爾舊刻夏薛諸韻臨移失真昔人所以嘆煙墨而悲紙竹也臨江楊信父參訂舊字博

採金石奇古之蹟益以奉符黨氏韻補夏薛所未收徵
余為序其篆則夏商周秦之篆而韻則唐韻也姑以是
記字爾鈿金戈帶之文一時也夾鍾昭鈴之刻又一時
也由古篆下迄斯冰有不可比而同之者亦有籀古錯
落散在召陵公乘之書或古文閱世而後出或後人倣
古而近似審而用之存乎其人矣或曰鐘鼎韻之作以
備篆刻字文爾刻符摹印亦書學之一家焉援不守章
句而好論篆文當其拜伏波將軍也上書言臣所假伏

波將軍印文伏字犬外嚮又言成臯令印臯字從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入入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非所以為信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今按伏旁從犬能無外嚮之筆臯非從羊是乃諧聲之字記東觀者未有一言以辨之印文職在司空掌以少府猶或謪異況於香奩家記銅龜私印高平刻鵲瑞之章元暉奉虎兒之字私志姓字者葢不可勝紀若嘯堂所録其來久矣歐陽公平生惟一字記名後儒求多焉人之好古

者鮮矣於記姓名則或好古篆抑好而不能察不如其不知好者也自玉篇起說文廢俗書易籀學廢豈惟字書哉音釋行世而詩書易不復存古音韻略試士而字音不復通古韻古學雖不止字書辟如剖竹由本而至末是或一道也嘗歎漢法試吏人誦史籀之書童習倉頡之教字學猶近古也漢求能讀古字者必徵齊人以所聞伏生可以考論傳稱山東大師能言尚書齊語相授也孝宣命張敞受齊學遂能讀鼎刻以致通顯京兆

餘暇逴及古書無以大其師傳杜鄴從敞子吉得緒餘亦以小學名家至於張敞受學所徵之師史乃逸其姓名謾曰齊人而已每閲漢史未嘗不為斯人歎今信父力於篆韻盡書其名氏無若齊人然信父名鉤以字行

明王應電同文備考序

道也者文之體質也文也者道之神用也六書也者文之輈軸乎溥之宣教明化遠之垂後憲前故曰王政之始經藝之本也粤昔大猷之時氣化純完文字闡揚于

是經恒明而政日休自時厥後氣化漓而文字舛六籍散而治教厖益文字之興衰實與道化相為倚伏故聖者作之明者述焉昭代之所隆而否德之所略也自有書契以來倉頡古文判洪濛而開之者也意融而理勝文約而義該明如日星貫如草木易而易知簡而易從矣歷帝王而降禮制至周始備器法皆古所未有故字亦多古文之所無史籀變為大篆字學中不可闕焉者也鐘鼎多出于三代之季良庸真贋不可復別取二三

冊而已小篆非聖王是師以六國之所擅作者參以巳見畫皆如箸以便筆札六書之體于是大壞至又變而隸而楷而草存者幾希矣自是以來雖或以篆名家皆子孫于李斯者也或宗古文而真妄雜焉者也至以私意作為奇巧或欲布置以為齊整夸紙者傳譌以為博滯陋者執守以為經而其義不可復尋矣今欲釐正之苟復循末世支離之迹與之秤量較計議論不愈煩去道不愈遠也哉故欲究作者之意必盡解前人之縛而

後可與言也夫三才萬物靡不有形象形者肖其形而識之

⊙日 ☽月 曐星 云雲 巛水 火火 山山 厂石

此字學之本也其涉于影響思慮之所及而不可以形傳也則以其形而反仄增損或重疊配合

反人為匕 卩為㔾 仄山為𠂤 田為囟 增木為本末 口為甘 巳損木為朩 月為夕 重从 㚇 屾 林 疊品 吅 茻 𣛧 配昍 音 昌 卯 合北為丠 木為𣎳

于形不類而意則可通或配他文成字

土爰易明日場心思成相日想凡動虫生為風禾味入口為和

故曰會意也天地氣化也神而不有萬物叢生也蠢而無為裁成天地曲成萬物惟人而已故酬酢萬變紛紜百慮孰非事也以形以意合數文而為經綸之象

从又持肉于示為祭事从又持弓矢為射事从哭亡為喪事从目加木為相度之事

故曰處事謂以人處事又曰指事謂指人之事即古語象事之謂也書法有限而物類無窮字烏能盡之哉主一字之形而以他字之聲合之因其形之同而知為是類因其聲之異而知為是物是義

雨而从路廷林亏之聲則為露霆霖雩日而从矢鄉厤京之聲則為昃曏厯景

故曰形聲

霰之从散雺之从矛昨之从乍映之从央

非本聲而諧之故又曰諧聲也夫聲出于天或有餘焉或不足焉聲之有餘也一義而各為一聲不能聲為之制字也故以一字而轉為數聲

正轉平中轉去辟君也轉僻譬避四聲穴卧器也轉去聲又淫沈酖三聲

轉注之謂也聲之不足也一聲而或兼數義不能義為之制字也故以一字而借為數義

風氣也借風風俗夷東夷也借平又借傷能獸也借才

能之草盛長也借往又借語詞
假借之謂也前人之論雖各有發明但不無得失且六
義人之所常言也三母則人之所未講也故畫母有十
雖體有萬變不能違也字母二百四十子孫相仍至不
能生而止雖字以萬計不能遺也聲母二十八交錯于
字母之中雖聲以萬計亦不能外也自本而該末挈之
如珠聯網布泝流而還源理之如攻玉捕亡用甲勾乙
損益盈虧刋俗而復古定一而同歸故知三母可以制

字明六義可以釋經六義之未定三母之不講又何六
書之云且夫結字有主客筆勢有逆順畫有清濁奇正
體有向背動静故天文多圓爛然一天星斗地理多方
宛如大地山河人道統成參于俯仰動植玉著施于數
目其畫直科斗施於主點其畫單鳥獸動而草木植取
用于鳥跡柳葉也服食居器變動流行化裁于鐘鼎諸
文也其類有八書法亦異考于古文有潤色而無造作
驗之人心有融釋而無阻礙電蓋竊取之矣後有覺者

欲知其方曰法天也崇古也致虛也研幾也窮神也天則開而我不與古則因而我無作虛則待其露而不先機則成其能而不惰神則天機流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可以與于斯義矣昔者周公嘗設其官曰諭書名矣見于行事故弗存也孔門嘗載諸言曰書同文矣無王者作故弗為也我太祖高皇帝操三重之柄兼尊徵之善嘗命儒臣為正韻矣但日不暇給間以小篆正楷書之謬而未嘗以古文正小篆之謬且嚴于章奏而略

于經史古今刀筆之吏或所玩習而經學士夫多不識知今上嗣位五星聚室夫室天子之北宫也壁實附之為文書之秘府而五星聚焉非天將興起斯文之兆歟故今三才之義幽隱畢揚而文字之書明習者衆愚也生值其時化機自中光不容掩流不能塞撰述成書然而病困之餘功不逮識指歸未竟昔漢武中興大恊音樂而未諧厥成倪寛云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遂一取裁于帝六書之旨必有待于天皇

考文而折衷之哉因題曰同文備考云

林右六書本義序

吾聞天下之學傳之於師者皆不過古人之成迹也至於成迹之外古人所不能道師所不能傳將闕而弗省歟抑將强而通之歟闕而弗省則非博學之士强而通之則喪義敗理之害起矣是以君子有不得之論與其喪義而敗理弗若淺學之無患故曰闕疑然豈若顯賾畢貫瞭然無毫髮遺遁之為愈哉六藝之在天下其失

也久矣惟書獨行其所失者惟書為尤甚漢去古未遠揚雄班固許慎之徒謚焉有作後世所尊者惟慎而已觀慎之說文誠非雄固所及然其所得者惟象形諧聲而已指事會意雖間得一二至於轉注假借則昧乎弗之究矣故其穿鑿傅會強說曲解使子母混然駁𤰈義理亦以之弗明者有矣是慎之失也由慎以來作者代起皆不若宋之鄭樵為偉觀樵所著六書略證篇象類等書分析毫毛排挈沈晦亦自謂得書之奥室者矣然

考其所得亦不過加慎假借而已至於轉注雖言而弗明故其書所遺失者亦多或以指事為象形或以諧聲為會意者亦有之矣夫二公可謂屹然於千載之上者所失若是他如李陽冰徐鉉王介甫戴平甫皆掇拾二公之成說者又何論焉烏乎字學之不明義理之不明也有志之士寧不慨然於斯乎此趙君撝謙六書本義之所由作也撝謙以卓越之資兀坐萬山中揖謝世事按讀古書潛思殫想恍然有得謂肇於象形滋於指事

廣於會意備於諧聲四者不足然後假借以通其聲聲
又有未合而又轉注以演其聲持是六者以考天下之
書不假智為不待斧削而曲直上下内外少又之形抑
揚開闔翕楲出入之聲奇雄雅異之觀盈虛消長之理
皆合於自然之數譬如衡之稱物鐙之取景了乎莫之
遁藏此豈得於口耳之淺哉嬰古人所不能道師所不
能傳而所得者在於一心也烏乎先王之於字書非小
事也大而天地造化之所寓日月星辰雲雨之流形山

川草木鳥獸之紛錯遠而千載之上曠而四海之外近而一心之微莫不於書焉是賴故其盛時家傳人習雖匹夫孺童皆知義理之所繫豈知世變一降雖博如許鄭二公有弗盡知者乎吾知撝謙此書所以包貫古今卓然特立其有功於先王也大矣或謂六經至朱子而後明六書得撝謙而後著其功稱雖有大小而用心則一可與知者言也撝謙名古則宋秦悼惠王十二代孫云

天台林右序

鮑恂六書本義序

六書本義者今成均典簿趙君撝謙之所編也其書首論六書綱領次論古今字體至於末乃作六書總論及六書各為一論猶以為未盡又各分為一部凡若干卷以詳言之其剖析曲盡而不遺其引證切當而不紊凡五謄寫始克成編其用功可謂至矣自非耽古嗜學博覽多識參考諸家之說而得其奥義焉能及此哉予因此竊有說焉夫六書之學自伏羲氏作易始畫八

卦而其文實肇於此其字則未之有也及倉頡制字而
其字始備其義則未之聞也自兹以後論六書文與字
者多有之求得其義則鮮有之也矧去古日遠俗書紛
紜出乎其間非惟六書之義不明而承譌踵誤反有悖
夫古者誠可慨歎也烏乎六書之學以得其義為本未
有不通其義而得文字之情者苟不得文字之情則莫
知制作之故既不知制作之故又焉足論六書者哉今
趙君輯是篇而名之曰本義其意葢在於此世之人或

未知之也君年方茂學甚力其所造未易量測辱不鄙
棄乃以是編介予友人程原道來求為之序予老矣舊
學荒陋深有不及之歎第以請之之篤粗舉平日之所
聞於人者僭書於篇首若夫當代諸士君子有素精究
其義者必自能發明其說以為是編之重故予深有望
焉君宜博采而廣取之可也是為序洪武十有三年歳
次庚申孟夏朔日環中老人檇李鮑恂謹書

徐一夔六書本義序

古者六書之法皆掌於官成周保氏之職以六書教國子而書之設以同文為盛故又有外史掌達書名行人掌諭書名漢循其法太史試學童諷書九千字者得為史吏民上書字有不正者則糾率之其掌於官可知已夫書非曲藝也大而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次而古今成敗得失之迹九流百氏雜家之説又次而官牘家乘錢穀獄訟米鹽碎務之記注莫不有賴於書葢不容於一日廢者也而為書之法六曰象形曰指事曰諧聲

曰會意曰假借曰轉注其為法也有子母相生之類形聲清濁之別五方言語之異用之者易流於譌舛自夫官失其守大夫士務趨簡便以指事為象形者有之以會意為指事者有之至有以轉注為假借會意為轉注其失滋甚於是六書之義不明而義理之精微有失其本真者矣越人趙君撝謙深以為病取許叔重而下諸家論著之書考其得失推子母之相生俾各歸其類正五方之言語律以四聲而以子母相生之例統之為凡

例以提其綱為圖說以括其要分為十類著為十二篇釐為三百六十部於是六書之義明而六書之用無譌舛之患矣譬乎大夫士之於六書譬之麻縷絲絮莫不以為衣也而或不知其出於蒔育稻粱魚肉莫不以為食也而或不知其出於佃牧習而不察此固人情之大較撝謙非有官守如古者外史行人之所掌而能用力於衆人所略之地何其用心之專也哉撝謙裔出宋宗室志慤而守恬其學邃於經術諸子百氏莫不記覽著

為文辭抑揚反覆能沛然盡其所欲言而不畔於道觀其所著六書論可見已至於六書本義則其尤盡心者也方國家校正韻譜徵至京師稍試其所學擢中京國子監典簿旋以疾引退遂克畢力於此書書成俾余序之雖然余固習而不察者也安能發其蘊以請之力姑著其用心之專云爾始豐徐一夔序

魏子才六書精蘊叙

嗟周之衰天王之弗考文也久矣秦以凶德閏位彊取

文字而同之乃後世惟李斯是師先秦古文則既闕有間矣其別出者多列國末同之書然則文終不可考歟曰文者非他也心之畫也所以體天地萬物之撰也古文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心之所同然者何也天然而然也心學而明也貫若一矣古人之心學大以客倉頡之作六書也猶之伏羲之作八卦也若剖混沌而開之其道易簡愚夫愚婦可使與知不知不足以言道乃其精蘊則有學士大夫不及盡知者是故傳久則易以譌

有王者作議禮制度而考文心法同也昔者周宣嘗考文矣古文之變而為大篆也史籀所述也文字浸以備矣開闢而後與有功焉書也心法之微傳與否與今固弗能知矧秦之斯彼何人兮而其心乃敢曰古亦莫予若矣茲其萬惡之根矣大篆之變而小篆也斯實棼更之文字則大備矣混沌之鑿也亦多矣秦以吏道冐君道天下日擾擾焉程邈因是以隸書代篆書六義亦墜地矣要之二人者同于輔桀者也校嘗曰三代而上一

宇宙也三代而下又一宇宙也自秦限之矣秦弗稽古師先王而歷代師秦以為故詎惟六書也哉校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久湮欲請于上因古文是正小篆之譌擇于小篆可者上補古文之闕多病未遑則為之贊發大義以闡心法學者毋滯于書而博之天地萬物毋徒求之天地萬物而反求諸心天機之不器于物也古猶今也噫天而欲興斯文也茲其濫觴也已或曰師無道秦百代羞也請廢斯篆一洒空之無寧慊于志乎曰斯

篆亦詎能盡廢古文今亦何必盡廢斯篆天王而考文也亦惟祖頡而參諸籀若盤盂書定而之一斯篆可者取之其不可者釐正之惡而知其美曠若天地之無容心焉邈篆亦並修之與俗宜之翻篆而楷俾無失六書掃官府之繁苛厭書籍之叛經離道者復歸民于朴毋或琱琢其天或曰噫信斯言也古道可還也六書云乎哉本序多作古隸字今概以今文錄之者欲其便於觀也而其隸書古體則備載于前

呂肩基古篆韻譜正傳序

弢光氏曰葢余觀於六書而嘅世道之遞降也造化太初如羽未㲉如卉未芽混混沌沌爾鴻濛既坼肧腪乃生而氣漠然而物孩然顢侗無智窐抔結繩熈乎乳孳是風之厚龎而道之醇白也龍馬出圖書契攸始萬物竇開則僞滋滋則法煩法煩則爭起古稱倉頡造書天雨粟鬼夜哭其泰媪升降之一大會虖然猶是科斗古文渾噩具在一變而為籕再變而為二篆六書始詳籕斯鑿古文之竅矣而程邈乃更變篆為隸謂其書之淺

俗可通奴隸古文彌以波澌然而三倉凡將急就元尚訓纂賈逵許慎說文六書之體尚爾犁然其後逾變逾趨乃為近體而文字古意蕩然灰滅仲將奇宕元常遒媚右軍精嚴有法大令散朗多姿近體之翹秀皆六書之罪人也蓋書法至近體而浮華夸毗淫巧倮捷滑稽稱雄桔槔盈世極矣故曰嘅世道遞降以此句餘長孺少席紈綺慕古工文自唐宋以遡六朝晉魏而達乎兩漢周秦汲冢竹書岣嶁二酉霞組雲笈芝檢石函靡所

不研精而尤究心六書要眇乃彙籀韻諸家古文辨俗正譌惣為韻府廁之以傳較之許氏說文加精焉今學士大夫事事好古詩必騷選文必西京即臨池之技亦逴逴匼近體而摩古法吕君復摽此赤幟使海内人士更獲覩崆峒石鼓之文秦碑漢碣之舊功亦偉矣長孺為調父祠部伯子相國吕公孫也四明屠隆建初甫篹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六十九

卷二百六十九